冬経和語録　二

ハ5
771
2

結
ハ5
771
2

源菴

拈香

古峯和尚七周忌

定惠等持戒行兼美洞学玄旨日行在空大于總持
盛于實際蓋其身心真實居一切時純一直心莫成浄
界雖則四大不和深達本空之身非我有病從何起莫見其
起処既不可淨堅固法身平等無際於是末後寂然坐
脱如人取舎了無罣礙非平日般若之霊驗疇克有此
然則妙必竟心統衆德而廣備大光明藏爍群昏而
独耀陰陽以莫測其由日月以難並其照必融無礙虚徹
霊通十世古今取當念無辺刹境一毫端般若無住為宗

湛一性〻真空為万法〻根本徧復有為無為成就世出世
间如百川異流同帰大海酥酪醍醐純一上味法義廣大
境界甚深以之度生越死以之超凡入聖以之破有遣惑以之
消灾滅罪以之饒益群品成就福智如是作諸佛叓功
不浪施正恁麼時霊明竟見性本無迷悟元自具足相性
平等与佛無殊畢竟在甚麼処出力的、無私旨明、
不露復蔵薫風自南来殿閣生微涼
南瞻部州大日本国駿河州　奥津山羕光禅寺御依三
宝消取延文三年二月十三日吉旦恭遇香雲院清菴先
妣三周年之忌辰遠州太守梧菴相公轉讀大蔵經

丈以為報慈母劬労〻深恩聊伸目連啓敵〻儀式用
竭丹誠少酬素志者
釋迦老子道始従鹿野苑終至抜提河於是二中间未嘗
說一字祇如遠江太守梧庵相公翻轉大蔵經文従甚處
得来到這裏見得分明麼得諦當洒〻落〻如雲行空
如月印水無一絲毫許罣礙無一絲毫許欠闕方知釋迦
老子舌頭落処既知舌頭落処便具看經眼目豈不見昔
有饒州太守范文正公請諸山僧衆看閲大蔵經典只因
古禅师半巻金剛經亡母生天如此看經成煞着力何用
揮尺擊磬歌賛佛乗四十九年五千余巻不在弾指頃

無不一句一偈一支一義一切成辨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但直下了却元字脚便應難恳有分其或未然山野更下
箇切脚 擊拂一下 六根有用成無用八識無功却有功

代中原氏

三十余年々悲哀持服至孝二十八品之妙典頓寫畢功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方知事々無礙佛事门中不捨一法便
見法々圓融雖然如是而今欲得頓徹心源洞明己眼直須
向香烟未起父母未生先一回薦取始得

為棠庭禅门

懐哉母憂長年難忘冥福荘嚴少尉追悼造成一座七級
之宝塔欲擬八万四千之元基歎歳月之易更想音容而
如在促無量劫以為一念不涉去来由有漏因而處六凡未
明外邊然翳尽空華自滅如覚時夢境皆除不断生
死而證涅槃塵々解脱直截娑婆早登淨界法々如成

小佛事

竜山和尚入祖堂

生終處有皈元之域今是祖堂是也已是堂方寸之間座洞無垠包括大千不踰毫末万物出入於此万世往復於此不為聖賢而或加不為凡愚而或損得非所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者歟此固人〻本有之地奈由之而不知者亦多　茶推當山第三十五世特賜真源大照禪師龍山大和尚先覺而至於此殊途同歸者不可一〻而數即今在山僧手裏頗究轉去也　拈牌　向無位次処能立位次　度牌　但休西淨東没南往北来不如放下在這裏

直法監作火　自懸崖落水而死

不知老天只怕直歲不犯公法生成猛厲撒手巉崖觸途成滯　法監作　若要入水清凉何似投身火聚

征夷大將軍奠茶

兼靈山記爲法金湯大展叢林戈甲豈止爭先旗槍点出百草頭边春色与一切人換骨洗腸ヶ是　亞相大主征夷大將軍仁山義公平生常用底号令即今借水献花去　度盞　青兎盞重裏雪花香

等侍者下火

等覚妙覚未為極則有呼有應虛空崩裂搆得
覩見得徹 擲下火把 丙丁童子口無舌

為師兄雲山和尚入祖堂

大哉濫觴紹天池之宗裔盛乎正派為本源之的傳
早兼師訓建刹竿於資福再得府劉匡玄徒於海
雲相須以成敢忘所自恭惟 山人 居正定以制群動止水
不波明真見而息諸塵空華無蒂絶安排無依
次去来相只如是 放下牌 到処秋庭自寒寒何如放下在
這裏

道正居士下火

四十二年如夢幻然末後一句有何間要正眼看来来
荒死在平地 以火打圓相 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

佛祖讃

文殊大士

垂肩髮紉草衣立跣足紹伺持現慈相好風姿我
識你是〻佛〻師
師子吼無畏說劍自提經自挈均提童子知不知
清涼山中莫妙決
頭上亂髮手中卷經清涼山裏可行則行永不知
腦後一團大光明
齊肩髮過頭文垂一脚師子上勘ケ老淨名只者
閑伎倆殊不知五臺山上日晃〻

伏師子坐文殊是彼非此天地懸殊
左挈經卷右提劍時鬔首文殊室利端坐伏師子頂
騎師子握經卷屏外魔挈寶劍常在五臺山上行世
人應看作方便

釋迦

六載雪山覩星成道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盤陀石上坐吉
祥草腦後圓光紅日杲〻即此皈依別勿尋討

藥師

十二大將使得專時肯為各〻生永作良醫杲如兩輪日
月摺之東方道師

照臨日月兩輪使得十二大将喚作藥師如来病者一心皈向

觀音

紫雲光中青蓮花上七宝莊冠珠並万状白衣蒙頭坐無自相覷海弘深自作船舫空尽衆生應念無礙障瀾浮有縁誰不皈向處、必通家、供養

瀑布千丈方石岩上満月輪中示現慈相玉盃成花永充供養

風吹瓶柳有色水撃石頭無声若渭澗声悟道不知幾ケ衆生

懸崖前石上坐性必通無彼我静對瓶中柳楊好生自在則箇

重、瀑布前畳、盤陀上静定端坐時必通真實相

端坐蒙頭入定時必通境界不思議終朝相對楊柳朶不是春風着意吹

万仞懸崖下盤陀石上坐衆生界未空思量好則ケ

瞥着四八端嚴相南方有縁大導師千江夜月一照攝万谷春風百花披舜声而救難救苦發願而大慈

大悲着問千手并千眼皆ゝ手摸着枕頭時

苦海波中盤陀石上真無縁慈示真實相手眼通

身當胸合掌稽首帰依迴不同頭上安頭又幾重
一炎鏡中現大士相分付通永如法供養
通身是手一室千灯無壞無雜通身是眼一月千江不
離不合毘盧境界万、千、炎通三昧塵、刹、瞻之
仰之河沙福聚稱身讃身業障海竭
千丈岩下瀑布懸斜宏慈觀自在顒海浩無涯靠
倒一座盤陀石静對瓶中薝蔔花
看瀑布聴松風盤陀石上炎光中水激石雲従竜稽
首觀自在彼此無罣礙

地藏

伴得六環丈錫三界自在遊行只要無佛国土救度一切衆生
北越金剛禅寺住持比丘竹堂是公和尚行輩數員并
行僕至二村寺客宿一夜、坐間恍然入夢見一大地
獄彼處主人頗記得衣色行動威儀従容而夢
覚後所夢所在所見主翁儼然倘記正得無忘也
家父平日所愛供養地藏菩薩尊像竹堂復倩父
業与畫工彩繪地藏菩薩尊像昨所夢主翁与今
所畫地藏菩薩亦一同相貌無心得夢無心得畫可以
尊佛重道之謂也哉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美之曰
大哉菩薩顒海洋、手中金錫朏後炎光往化六道拔

濟罪殃得十種福行和相當除八大怖自然隄防諸法
空寂色身無常不住生滅拌欲無方魚行酒肆鬧市
城隍無佛世界救度無量蒼生御觀大菩薩王

布袋

靠却布袋放下主丈眼咲眉咲曾無係相我識你常
在青竜山浴院々中等ケ竜華會上
愛却摩尼珠正挈天樣扇一ケ布袋中誰人看不見靠
却破布袋咲得正美々主丈子咲你
放下主丈一枝手挈百八摩尼靠却袋騒得美等ケ
竜華幾時

放得下騒得美布袋裏有甚底主丈子咲你
露胸跣足是何軌則知他回首滿面春十字街頭等ケ人

毘沙門天王

掌上多宝塔手中利光鋩随衆生之歒謂之北方多聞天王

大權

休道示現將軍慈相常在之月王寺裏行踏擔以身心男
猛堅固鎮護八万四千瑶塔謂之大權修利菩薩

寒山 指月

拾得 手把箒

好心月明皎潔向外边休指出
放得下何處有地上塵々中箒

北野天神

氣正而直色莊而嗔天高地厚号為国為民山遥水濶
号遺虚遺迯謂是北野天満大自在天神
太清無翳鏡中無埃從無住本廓應如雷負次安奇
遂示現妙哉伴西都月去不再来洛陽無限意對此一枝梅

佛源禅師

松源遠孫天池直下爍東谷禅喫西祖罵六坐道場指
鹿為馬心擔氣雄其容可寫妙丘持飯、向時重法尊
師如是也

本源禅師

鷲峯直下天池的孫佛源之子勅謚本源六踞名刹
氣逼乾坤用黒白法摧破汾盆有峯而巔不識有口
而佛不吞老徒曽増〻遍一〻從頭説破即非報徳酬〻
恩只要辱宅則ケ

慈覺大師

赤城〻〻遠孫傳教之嫡子内而必外而方其形可寫謂之
天台〻〻正流慈覚大師者也

源宅二親共傾

又慈与母悲其子孝堅持意〻作女男相報親敦孝時
妙忍大姉

忍耐柔和兮修持無礙得些披衣兮安心自在鉄磨
神機兮追回不蓋遂宋山心行兮不可為輩為闡為墻
兮應祥寺収

達磨

遊梁歷魏正是機奪機但接神光臂救得一半時謂
上西天二十八尊者東土二三初祖師
来真而来真尽而回一葉横江無限意天風吹不動衣裳
遊梁歷魏貴買賤賣楊子江心航葦西邁合国倉皇
不回恰如大驚小怪
觀音不是觀音共他誌公識破試問曲彔床上老

和尚便是少林面壁胡達磨

道号

人倫不有時盤古天地未分先一漚欻取其形於
万物将泥塑佛廿泥休　　彖初

曽向東南更可高豈論烏兎兎旋遶其间要察秋
毫許揶劍斬空徒自労　　天宇

上来下去幾曽间秖見聖凡能往還平地不存礙
人熹嫁、有路遥長安　　無門

佗自生成是穩常諸縁泯絶所能忘覔心不可得
中得颩、秋風两鬢霜　　安翁

論到来、塵劫事幾回潮落復潮生漁舟夜泊沙
洲月两岸芦花相照明　　古浦

但看推車檐自轉幾曽轆、渉多途恰如满月行
空相万里清光何処無　　一輪

無欠無餘竟為工夫要見十分奇正當八月中
秋夜推到桂輪孤朗時　　圓極

只可望兮何可觸要攀枝葉更須休闽郷多有盡
家在入得其中動草不　　毒林

為敦又攤意轉多刎頸呈劍定諸訛瓢人頭落斷
中去無奈當初一諾何　　存義

南山白額口無齒八面玲瓏迴脱群不是由来文

易見兇手誤殺李将軍　　虎岩
一念未生先一着豈論涯岸立封疆四維天宇雲
来往万里滄溟水渺茫　　無際
但識飛竜在上天望空啓告亦徒然三〻非九知
端的放出金烏眼自眩　　大陽
全身渾是尽紅爛荊棘林中透得過八面玲瓏没
遮掩眼光瑩徹碧琉璃　　無礙
休向甜頭咬著看竪拳来可渉多端佛〻揑草莫
嫌少特地包含法界寬　　蔗菴
独向東南高突兀太虚空裏御蒼〻當頭坐斷四
禪位何礙白雲飛自揚　　天山
端坐桂輪孤朗中分明内外自玲瓏直饒頭角四
蹄過到此難教尾又従　　月窓
土鼓缶桴當自己汙樽杯飲是生涯令人情謂應
難比無奈先賢朴實何　　古心
突兀正當緊要方石岩〻也樹蒼〻一概高觸神
光諱勢与天台南岳行　　可山
要見源頭千万里横趨招手不知音知佗哀〻流
来也難比銭塘楊子深　　長江
日頭出処往来久第屋三間白晝閑休問彼中西

祖意包含法界不知寛　東菴
月窟仙根移得栽花開金霊滿崔嵬須知絶后新
秋在風送天香陣〻来　桂山
培植功成斉屋檐不凋枝葉緑纖〻有人来問西
来意離立增前如筆尖　廷栢
来往好生合得時只将家業共家私曽無彼此親
疎礼両〻尖頭茅屋見　和菴
璨然難描通方句一点才加袞徳来不是當年西
祖意此公満肚更崔嵬　文翁
可望可聞群樹間茂成枝葉是梅檀採蜂遊蝶如

知道莫作春風花面看　香林
陰陽相薄感而動散雨七金万朶時霹靂声中頭
倒卑雲边突兀五級旅　雷山
不将面目与人看常在深烟宿霧間到此樵夫失
途路更於何處要躋攀　隠山
曽不輕行、自泰逢人叉手必當胸最熾筋力為
能者足、而今八十翁　敬叟
何骨鉄輪頂上旋須弥一座貴巍然間渠甲子知
多少湛、心光只自知　定叟
七金万朶須弥外積翠崔嵬、攅不許端的誰知頂

面目其中空手兇人来　瑞山

沙明水浅楊柳岸鷺浮平江、上瀾直奪錦標皈

去脱独醒殿對月輪山　龍舟

庭前立雪為何事不可得中還自安天地人倫従

此起森羅万象亦非闹　心初

不是葉公盡得来亦非臨済手親裁青天霹靂一

声去竹弟猱兄眼未闹　竜松

指話分明影現来廣長舌相豈能該独超物外南

泉老劈箭機前已眼闹　月渓

綉針眼裏穿麻索倒把鉛刀切鉄鎚無利智人更

労力秋風吹到白頭時　鈍翁

白漫、地絶纖塵便見普賢境界新一任従東過

西去臨機根殺没腰人　雪堂

巴蜀雪消万水衆呉山日暖百花開誰能到此遥

招手一葦截流追不回　春江

草尓竪窮三際時亭然端要辨来撹天何蓋也地

何載一々尖頭第屋児　立菴

光非照境、非存光境倶忘何可論不觸波瀾窮

到底蒼竜窟宅一乾坤　月潭

生涯守々天分定不比知而故犯人坐卧経行皆

所得耕夫漁叟足爲隣　甘翁
無一蓬塵徹底清誰知潮落与潮生出頭香水浮
幢外識浪乾枯性自明　空海
従来佛祖不能従開口分明臨濟宗撞着東村王
太伯是凡是聖問渠儂・　玄翁
従来佛祖不能知突出難明何上梳如此一生擔
板過秋風吹到白頭時　同
隣林听徹水潺・挙得廣長舌相金透壁餘光誰
問看東西𨑊岸草竿・　藤溪
来与不来喚喫茶青天白日別無宅孩児説得三

分節八十老人行若何　明翁
歴・秋毫能可察青天白日耿双眸全身撥手那
遍看八面玲瓏雲自収　明岩
休論海上自由行一二才生万物生亘十方時竪
何立流流斜出百川濤　横三
才是逢人論實事無端開口説歴頭争来伎倆合
如此只見添霜兩鬢秋　朴翁
南北東西都不知主山背作案山時三間茅屋住
如是識問春風幾度吹　愚菴
乾坤之内皆分定取捨行・藏事亦同更向心中甘

受用寒、玄路寔難通　天与

魯拙天然絶比倫一生曽不上人門箏裔遥透九
重内何以塵埃点脚跟　鈍叟

一双青眼望何窮秋鷂高飛雲漢中瞥轉神撓天
外看自然量等太虚空　碧霄

不比長江与大河曽源正脉激蒼波到今細、流
来也劈箭之機何用多　小溪

日頭出処遠乎哉接得西来香郷音来鶯語遷喬底
時節頂門眼向夕陽湖　東谷

一人化合万民成ケ、相逢賀太平更有拳頭伏

竪起三間第屋月華明　慶菴

清浄本然絶所該青黄赤白自何求更参一念未
生處万象森羅眼不開　無桐

當頭泯絶平懐了便息諸縁意所能露柱灯籠不
請友森羅万象是同参　無心

莫向藍田恣覓求單提栢樹話頭謀琢来磨去無
瑕纇但得安心貴歇休　玉漣

從来不隔絲毫許莫向門頭戸底尋大地山河飯
自己玲瓏八面一胸襟　無外

末挙一枝先領旨直須咲倒破顔人桃紅李白表

風裏到老眼中分得親　花翁
黄昏月下看相似不在清泉白石傍麈浮連翁千
載句曹源正脉自湯、　梅溪
休向棒頭論實事相逢直下要兼當女嫣無所措
其手颯、秋風兩鬢霜　石翁
竪起亀毛上拄天横拈兎角海三千掃除八万四
千偈只要曹源為正傳　長溪
頓然照徹劫初前万象森羅能上下内外一如心
自堅當臺誰是顛鑑者　石鏡
清水遠岩来衮、緑波遺石急鰍、灘頭若具混
毬手劈箭機先接得親　流溪
靠倒長汀憨布袋抹過金毛老頭陀年来伎倆只
如是深淂蒼、兩鬢皤　咲翁
山高何礙高飛勢絶頂巍、半倚天擬議不来千
万里青松只在祝融巔　雲岳
從来不向藍田覓劈箭機先搩得親一句渾崙絶
瑕纇曹源正脉緑鰍、　玉溪
少林面壁貴相傳鷲嶺拈花何所言受授繩、到
今日徳山臨済不徒然　綱宗
不在五千余巻中竪拳来要立家風西来直指早

遅了窓上雖将心字通　頓菴
皎潔行空与水連分明在浪不離天肯回堪咲寒
山子全得一逗来発先　月海
頽然一片貴天真雨洗風磨不動乃莫向空生岩
畔看回頭那ケ点頭人　石叟
緬想當年廿室前只将何法直安禅眠婆尸佛早
留得直到而今妙不伝　古心
識得潮生潮落處當頭未免弄沙人三千世界内
香水流出胸襟絶点塵　海翁
桂輪孤朗夜如畫難与尋常茅舎同高臥其中意

万境不知乃在廣寒宮　月屋
靡倒諸方怪石頭懸崖万仞無悠、分明撥手那
邊看八面玲瓏雲自収　秀岩
謾将方木可難通況是磨塼事一同懸掛着来高
着眼森羅万象在其中　劍鏡
纖塵不立、家風佛祖倶来何可容潔尽情懐亦
如此従来心字写其中　浄菴
向上應難可進前才存階級亦徒然一超直到如
来地歩、清風起半天　無梯
達磨不會西来意早是鑚亀成鼈時摩竭令行此

今日毗耶老師自然知　禪室

空劫已前空劫後山蒼〻与水粼〻當機截斷區

王見堪咲瞿曇鈍置人　不遷

寐語曾於合眼中何知上是太虚空一超直至四

禪外説法縱横攪滓宮　夢天

甘収八方細行中竪起拳頭事亦同不犯色声香

味觸尖〻茅屋立家風　戒菴

弄光影底〻癡漢便見證龜成鼈初不是達磨九

年坐亦非方丈浄名居　燈室

當機不讓飢人食直把將來用得全手面伎能恰

如是年深應不与它傳　奪翁

曾無文數當空妙拈指發光何所該不在楞伽七

卷外御旅高也碧崔嵬　印山

只具尋常行脚眼四州那畔豈能通等閑轉一

機也超出東西南北中　方外

天香〻散正新秋亂落嵯峨堆石頭笠国山中看

相似莫從蘇軾句边求　桂岩

来〻去〻輪流住廣刹而今一藏虎不是達磨九

年坐亦非方丈浄名居　傳室

觀音菩薩雖提擬出網金鱗何自収居問盛將来

底亘分明無底幾層留　籃外

由來山脉自西天三万六千丈絶巓靈鷲之前佛
国後抹過小朶復通玄　笠峰

不比東西南北中降張為雨自從庵山高豈礙飛
過去遠在祝融頂上同　岳雲

破顏微咲頭陀子七百人中一老盧ヶ裏證菴成
鷲者應須難語淨名居　侍堂

錯認靈山一朶花破顏微咲老頭陀二千年後看
相似飈、秋風雨鬢皤　傳翁

普賢境界不思議六出推頭誰仰之一色明边高
着眼孤峯不向未為奇　雪山

澤廣豈能藏得哉雲中峭峻碧崔嵬周旋俯仰應
難及南有天台北五臺　際山

三獻三朝不見真衛天梟宇幾經春岩、怪石蒼
、樹憶淨當年刖足人　荊山

眉間劍在艶人手覿面當機誰楚王共到高、絶
巓上應須容易仰蒼、　義山

春風满面喜相逢棒喝門庭迥不同慶快平生口
如此分明露柱對灯籠　恍堂

曽無跟脚從空起那有寒猿叫月声終是難為論

實事玲瓏八面自分明　虚岩

卓尓竪窮三際時玲瓏八面衒孤危看它踏地頂
天処一喝分明謾設施　立岩

一鶚高飛万里秋施功縦跡不曾留女媧無所措
其手仰面蒼々雲自収　天補

城頭郊外青原上片段油然躰不同廣莫郷中親
覆得白衣蒼狗定無蹤　野雲

一色明辺親着眼廣長舌相自流伝當機休說山
陰事豈是無人撐夜船　雪溪

量遍不及處成功方見全多遍塞空休向嘉州遠

相覔分明面目自玲瓏　大像

一都過了一都来城外人烟幾遠哉沿上小溪斜
出水前頭猶是雪中梅　別村

紅日出頭峰上来宿雲収盡碧崔嵬夜行不許投
明到南有天台北五臺　曉山

久有五行皆在天壽夭禍福復依前當頭不用廣
長舌礔箭機先構得全　命溪

瑞岩喚々主人翁才是醒々便不同瞥轉一機高
突兀青々顯々白雲中　一諾山

照得分明自不知玲瓏八面幾曾覚金烏一拍上

扶桑百億須祢顛倒卓　日山

竒来与我作朋侶南岳天台亦五臺終日交肩勢
摩漢青畔相契碧雀嵬　友山

不從邪路要躋攀一座須祢儼若端八面玲瓏無
偏向巍、絶頂自高寒　正山

一横梁下御寒沉四面窓间容日月内外堂然豁
達空德山来也莫休歇　廓堂

不向尋常止水蟠知它窟宅别乾坤海门関外腥
風起郭璞墳前黒浪翻　龍江

只縁朕兆未分前揆点将来貴本然包不得与言

不出有何蹤跡可名焉　混元

可謂法门之棟梁千鈞重係ヶ宗綱憶曾黄檗接
臨済又見汾陽淂石霜　大任

過淂海门第一関能游山下起波瀾胡僧頭葦直
横去衮、流来梁魏间　大江

昔不飛来今不去鷲霊一朶儼然新仰高切莫立
空見、得分明面目真　在山

歴、秋毫能可察青天白日一蘧庐證亀成鼈者
多少喚作浄名方丈居　明室

魯拙天然絶比倫一生曾不上人门三间茅屋住

如此竪起拳頭只自論　鈍菴
拗折烏藤七尺長有疑終不問諸方豁然自已分
明了豈以家私向外揚　無参
大炉鞴裏火無灰鼎淨精金百煉来四碧眼胡何
處着銅頭鉄額轉頭回　絶鑛
性還常在祝融峰片段油然體不同五十三人倶
抹過白衣蒼狗定無蹤　南雲
両个火頭茅屋下居無彼此共生涯研槌木杓倶
拈却竪起拳来一會家　同菴
四十九年三百會五千餘巻浩言詮毗婆尸佛早

留得直至而今妙不傳　說心
三間茅屋東南外架起雲霄逈絶儔才得一寧方
得住虚空背上立拳頭　天菴
歷々秋毫能可察青天白日豁双眸而今細々流
来也劈箭機先收得不　明溪
開口斬釘截鉄分明滴水滴凍平生頑石心为不
比尋常打閧　硬叟
一为天真自若万樹千林不惹無依無倚無拈道
个趙州畧约　独木
不歷僧祇數花開鉄樹頭古師論不得前後一時

収
刲外
天上一輪満清光遍世間明、四蹄過今古絶多端
月窓
不歴化城徑趨珠所何若竪拳絶無障阻
直菴